红军长征过黔阳记略

夏楷士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，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，古历十二月初二日，从会同马鞍山进入黔阳。兵分两路：一路到江市街（现江市镇），一路到托口。进入江市街的红军再分两路：一路去原神场（现沅河镇），一路去三里坪（属托口镇）和红岩乡牛坡垅。红军在上述各地及附近村庄，有的住一天或两天，有的住三天，然后再去芷江，过新晃，上贵州……

一九七四年，我在黔阳县“五·七”干校学习。干校组织数十名学员对红军过境情况进行实地调查，我参加了这次调查。调查对象，全都是“亲眼得见，亲身经历”过红军过境的老人。时过三十九年，他们均记忆犹新。调查后，各组汇报，我当记录。我一直保存着这个记录。从时间的角度看，资料确是很宝贵的。本文所用资料，即来源于此。

资料很零散，不全面。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真人真事，记事为主。在结构上，采取因事分类，按类叙述，共得七则。

一、宣传群众，粉碎谣言

红军是宣传队，红军是播种机。红军驻扎各地，极其重视向群众开展宣传。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种，标语宣传。以石灰浆为料，写在墙上。所有标语，态度鲜明，针对性强；文字通俗，字体工整。这是诸种宣传中最普遍的形式。大致有五个方面的内容：

内容之一，宣传抗日。托口镇三里坪墙上写着："对日宣战！""北上抗日！""有国才有家，有树才有花！"

内容之二，宣传反蒋。江市街墙上写着："打倒白军闹翻身！"沅河镇园团村地主张多锟家墙上写着："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！""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！"这两条，一九七四年尚基本保留，可资辨认。

内容之三，宣传打倒土豪劣绅。红岩乡力丰村土地庙上写着："打土豪，杀劣绅！"一直保留到土改拆除土地庙时为止。沅河镇园团村地主张多锟家墙上写着："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，分给工农！"这一条，一九七四年尚基本保留。极为独特的是，红军离开园团村时，在地主杨万善家门上贴了个条幅："这是劣绅家庭，十年后再来吧！"当时的革命形势是那么严峻，正是这个"十年后"，充分显示了红军"革命必胜"的信念；同时，这也是对革命形势的一个科学分析，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九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黔阳不是解放了，人民解放军不是又来到了杨万善的家吗？

内容之四，宣传除匪。江市镇红莲村冯有清院子的墙上写着："土匪是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的蠢贼！"落款："红十九师五十五旅宣"。标语及落款，一九七四年均基本保留。

内容之五，宣传红军纪律。江市镇红莲村有一条标语："红军不拉夫！"这一条，除"军"字风化脱落外，其余四字，一九七四年仍基本保留。

宣传的第二种形式是演出节目。红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

中，还给群众表演文艺节目，可见是何等重视宣传工作。时间，一个晚上；地点，原神场。演出场地，灯火高照；男女老幼，人群如潮。人们记得，演出之前，有个高个子红军讲了话，主要是讲抗日和打土豪。人们特别没有忘记，有一幕《蒋介石是走狗》的活报剧，把蒋介石化装成一只狗，由美国主子用绳索牵着，满台子打转。当时蒋介石是至高无上的“太上皇”，人民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。现在居然看到了这样新颖的节目，无不称快。

宣传的第三种形式是歌唱。红军所到各地，随时都可以听到激昂慷慨的歌声。红军唱，老百姓也跟着唱。由于年代已久，人们记不起更多的歌词了。难得的是，托口镇三里坪村妇女彭双凤还记得两句：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打倒土豪救穷人！”

至于口头宣传，那就更常见了。红军住在那家，就向住户宣传；江市街赶场，就在场坪上摆一张桌子，站在桌子上宣传；也有的红军随同看牛人员上山，边谈心，边宣传。

宣传工作是打开心灵的锁匙。在此以前，反动派大肆造谣，诬蔑红军“共产共妻”、“杀人放火”，把红军描绘得“十恶不赦”。但是，经过红军的宣传，再加上红军可亲可爱的实际行动，反动派的谣言终于逐渐冰消。

二、秋毫无犯，纪律严明

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。红军所到各地，秋毫无犯，纪律严明。

红军的纪律，首先表现在买卖上，买菜买物，态度和蔼，

给价公平。江市镇小溪村农民窦顺斗，打草鞋为业。时近年关，家无过年米，红军买他七双草鞋，时价四个铜板一双，付给了一箩谷。窦顺斗欢欢喜喜过了个“热闹年”。住原神场的一个红军，双脚浮肿，不能穿草鞋，想买一双胶鞋。遍走店铺，市场无货。理发工人罗教然得知情况后，自愿将一双半新半旧的胶鞋送给红军，红军按新鞋作价付给价款。住岩垅乡甘溪坪村的红军，烧了王承提一些柴火，付给八十斤谷。王承提说付得太多，就再送给一些萝卜、白菜，红军也就再付给两吊铜板。住江市镇荆竹村唐忠坤家的红军，吃了唐家一只猪耳朵。离去时，因唐尚在睡觉，就在桌上留下两百钱（铜板），还写了一张字条：“猪耳朵价款。”

红军的纪律也表现在请老百姓办事方面。红军请老百姓办事，不论“公事”或“私事”，事事有报酬。原神场雷屠夫给红军杀猪，就以一块猪肉作报酬。沅河乡堰桥村邹盛文的母亲给红军补衣服，付给一段布作报酬。岩垅乡力丰村李冬秀给红军缝制十二个米袋子，付给一斗米、一块猪肉。沅河镇园团村廖友权，给红军病员代买一把面条，红军做好面条后，硬分给廖友权一碗作谢。

红军的纪律也表现在住宿的问题上。红军所到各地，大多是住中堂屋，住天楼，有的是住屋檐下，而决不轻易住内房。岩垅乡力丰村粟国祥，四兄弟。红军来时，兄弟都外出了，只有双目失明的父亲在家。六个红军住到他家，都不肯上床睡觉，一个个住在中堂屋打地铺。

红军的纪律特别表现在借物用物方面，凡是借了百姓的物件，无不随借随还，有借有还；如果造成损失，就照价赔偿。驻江市街的红军，急于搭一座浮桥，到篾匠李茂祥家借两块门

板。当面说明，用完就还；如有损坏，每块赔光洋一元。后来原物无损，送还了户主。江市镇竹滩村危德茂家住了红军。危家屋檐矮，又是盖的茅草。红军夜晚行动，用松柴照明；人来人往，不小心烧着了茅草。火借风势，很快就延烧了房屋。红军除向户主道歉外，当场赔偿光洋四百元。危家很快就修起了新屋。

三、互爱互助，军民情深

红军爱百姓，百姓爱红军，军民鱼水情。这方面，有着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。

军民之情，首先表现在红军对穷苦百姓的帮助。江市镇老团村农民黄明凡，家中贫困，妻子不得已去原神场一家店铺当奶妈。黄一人在家，没有盐吃，匆匆去原神场，打算找妻子弄点盐吃，正好与红军同了路。军民无间，边走边谈，越谈越亲。到了原神场，红军把自己带的食盐分送给黄明凡“一袋子”，约三斤多。当时交通闭塞，盐运不进山区。有钱有势的人，能够从官场上弄到食盐，而对于穷苦百姓，国民党根本不管，以致造成盐价奇贵，三斤盐约值三担稻谷。也有给贫苦农民送粮食的。江市镇红莲村农民冯美达，家无过年米，红军得知情况后，就将三担稻谷送上门。冯友顺同样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红军将一箩稻谷送上门。年关在即，送粮上门，那当然是“雪里送炭”了。红军更有送给百姓以“大物件”的。驻原神场的红军，有一匹骡子，因劳累过度，不能行走，将这匹骡子送给杨英富。杨将骡子精心调养，不多久，骡子膘肥体壮，卖得六块光洋。这时，正好他的儿子杨成贵在芷江被国民党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“红军探子”关押起来。杨将卖骡的钱，买通国民党的看守，终于使儿子逃脱虎口。杨英富流着热泪说：“红军送给了我一个儿子！”红军还将一匹病马送给高车坪（属芷江，与原神场相毗邻）的袁癞子。袁癞子把马调养好卖了，日子也好过了。

军民情谊也表现在百姓帮助红军排难解忧。红军行军，困难不少，百姓也就一一热情相助。有的红军衣服破了，托口镇三里坪裁缝瞿茂佳从早到晚给他们补衣服。红军行军要穿草鞋，杨成月从早到晚给他们打草鞋。红军要过江，唐志春冒着严寒，从早到晚给他们划渡船。岩垅乡力丰村妇女许秀芬，与一个女红军亲如姐妹。俩人有说有笑，同睡一个床，同吃一锅饭。女红军极为劳累，许热情帮助她洗衣服。时值寒冬，衣服不容易干，为了不误行军，许又连夜帮助烤干。还有不少百姓热情给红军带路。带路途上，互为关照，情谊之深，就更加不同一般了。江市镇红莲村冯美道给红军带路。一路上，冯与红军有说有笑。冯美道的草鞋烂了，红军就脱下草鞋让冯美道穿，自己打赤脚。晚上，红军靠壁板坐着挨冻，却将被子让给冯美道睡。送到芷江麻缨塘，红军一谢再谢，送给他八块光洋作“盘缠”。给红军带路的还有：托口镇三里坪的向子杏、向子远；红岩乡牛坡垅村的郭起早；沅河镇堰桥村的唐忠艮；江市镇老团村的陈德绳，等等。军爱民，民拥军，带路途上，军民亲切之情，跃然可见。

军民之情还表现在赠物留念上。这方面佳话连篇。托口镇三里坪村裁缝瞿茂佳，眼力不好。有个红军深表同情，将随身所带的一幅眼镜送给瞿茂佳。瞿极其珍惜眼镜，不时观赏抚摩。但是很不幸，一九七〇年沅江洪水暴涨，三里坪成为一片

泽国。在紧急转移中，瞿不慎将眼镜丢失，心中一直不得平静。住江市镇竹滩村的红军，临行时，将一盏马灯送给住户梁红理作纪念。马灯值几何，惟有情谊值千金。梁极其珍惜马灯，精心收藏，直到一九七四年，原物仍完好无损。沅河镇大坡村妇女周兰英，送给红军一根毛巾。当地有习惯，亲朋往来，主人送给客人一根毛巾，那是崇高的敬意。红军不负盛意，回送一条用两块布缝成的手巾和一个钢精碗。周全家深爱两物，一直保存完好。

还有一个结“老庚”的故事，情谊就更为不同一般了。红军住在托口镇三里坪村，农民杨德凡与之来往密切，在谈心中，得知红军张班长与自己是同年所生，便主动与张班长结为“老庚”。在旧社会，“老庚”虽然不是同胞兄弟，但却亲如兄弟。张班长去了，杨德凡天天念念不休：老庚啊，张班长，你在何方？

军民之情，则以掩护和营救红军伤病员达到了高峰。掩护和营救伤病员红军，那是要冒“私通红军”风险的。但是，人民爱红军，人民甘愿承担风险。沅河镇堰桥村农民唐忠茂，在会同烧炭。红军进入黔阳时，由他带路到原神场。唐告诉妻子王树秀，说红军是打土豪，帮穷人的；如果见了掉队的红军，不要害怕，要留着吃饭。几天后，果然来了个跟不上主力部队的红军病员。红军双脚浮肿，要求住下。那时王树秀才二十多岁，家无男人，感到不便。但她并不拒之门外，而是立即把红军送到侄媳妇朱茂莲家。朱茂莲有个老公公，留住红军比较方便。经过商量，朱茂莲和老公公满口答应照料红军。红军与老公公合铺睡觉。红军不吃饭，朱精心给做了稀饭，又给上山找草药，煎药洗脚，从而使红军的病情迅速好转。更为突出的

是，有的红军伤病员由于跟不上队，被反动派抓住了。凡是被抓住的红军，如果得不到营救，那就必定会遭到杀害。也就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有的正义之士，勇于向虎口救人，仅原神场就救出了三人。情况是：万寿宫，被反动派捆绑着两个红军，操邵阳口音。当时在原神场住家的邵阳人郑义阶(漆匠)、马春生、易老五、集利生（药店牌号）等出面，到处疏通，联名具保，证明两名红军是“同乡人”，是做“生意”的，再加上送钱送物。这样，终于使两名红军得救。原神场还关押着一个“小红军”，十二岁，姓贺。当时群众叫他“红军毛崽”。眼看着这个未脱乳气的“小红军”就要遇害了。农民王继双出自怜惜之心，出自热爱红军之心，顾不得“私通红军”之嫌，苦苦向反动派求情。说：“小孩子，不懂事；杀了，太造孽了！”经过再三疏通，“小红军”得救了。从此后，“小红军”由王继双收养，情同骨肉。“小红军”给王家看牛七年，已经成人。但是，不幸的事再次发生：乡队副张华玉要抓“小红军”去当“壮丁”（服兵役），当时国民党抓壮丁服兵役，抓住一个，少也要值百十担谷。张华玉把“小红军”抓去，关在碉堡里。后来，有知情人得知，一个深夜，“小红军”从碉堡楼上结绳而下，沿河逃走，不知去向。想红军，念红军，至今人们还在呼唤：红军毛崽，你在何方？

四、严惩恶霸，震慑敌人

红军与反动派势不两立。红军入境之前，反动派左一个“铲共”；右一个“反对赤化”，气焰极其嚣张。红军来了，反动派则又惶恐万状，一个个狼狈逃窜，至今还流传着不少令

人称快而又作呕的笑柄。江市镇岳溪村有个“黄玉老爷”，平日称王称霸，一听说红军来了，“骨头都吓软了。”赶紧与老婆逃到后山刺蓬里，不敢伸头，不敢说话，浑身打颤象“筛糠”，两口子白天黑夜都睡在山里不敢出来。江市镇红莲村豪绅冯哲钦，情况就更为狼狈了。骑着高头大马，耀武扬威去江市街赶场。刚到场上，一听说红军来了，就屁滚尿流，滚下马来，丢下马匹，拚命朝河边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气呼呼爬上一只赶场船，上船就朝舱里钻，生怕不“保险”，还要人在上面盖上板子，再堆上一些杂物。船舱又矮又窄，这个赫赫有名的“人物”，就活象一只着了瘟的老鼠蜷缩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反动派虽然已经闻风丧胆了，但是，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，如果不给予严厉打击，还是不足以灭其威风的。因此，红军对于那些穷凶恶极的敌人，则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。这也是扫除障碍，开辟道路的需要。几天中，红军一共处决了六人：原神场处决二人，一个是从会同带来的保长，一个是原神场乡公所的乡丁杨万隆。为什么会处决一个小小的乡丁呢？这个乡丁也实在够反动，红军已经进了街，他居然沿街鸣锣，大肆叫喊：“防备红军，不准私通红军！”红军制止，杨万隆顽固对抗。这样，当然就只好处决了事。还有，岩垅乡甘溪坪处决二人：一个是作恶多端的伪团总赵维汉（又名赵斌），一个是横行乡里的豪绅蒋光怀。两人都是民愤极大，由群众告发，查明罪行严重而处决的。再是江市镇板栗湾（即扈水）处决二人，都是从会同带来的保长。为民除害，人们无不欢呼：“杀得好，杀出了威风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五、向往革命，百姓参军

当时的红军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生活艰苦，更不知何时何处是归宿。但是，有一些贫苦农民，在红军的宣传鼓励下，在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召下，他们确认红军是子弟兵，是帮助穷人翻身的“仁义之师”。因此，有的人甘愿离开“穷窝子”，甘愿承受生死危险，积极报名加入红军。短短的几天中，随军而去的共十三人。其中，大部分有名有姓有住址，个别的却难以记起真实姓名，但人们还是能够清楚地记起其亲属的姓名。详如下表：

姓　　名	原 住 地 址
黄 桂 发	江市镇竹滩村
杨仁宽的父	江市镇竹滩村
冯 来 必	江市镇荆竹村
冯 满 仔	江市镇岳溪村
李桂生的哥	江市镇岳溪村
陈 缺 子	江市镇岳溪村
戴 和 尚	托口镇街上
杨 元 仔	托口三里坪村
戴和尚的弟	托口镇街上
唐 满 长 仔	沅河乡堰桥村
杨 棒 棒 戏	沅河乡园城村
杨仕高的父	沅河乡园城村
蒲 志 抬	沅河乡堰桥村

人们心情沉重地在议论：参军去了十三人，现在解放了；年复一年，都几十年了，为什么还不见一人有音讯呢？人们在极度不安中揣测：红军长征，过芷江、去新晃、上贵州……到处是荆棘，到处有豺狼，十三个亲人中是否还有人生存着呢？人们不禁喟然感叹：革命付出了多少亲人的血和肉呀！

六、威武不屈，血洒山河

红军好，但是，红军不能久留，红军终于离去了。红军离去，一时间，风雨凄凄，黑云密布，乡长、团总从“刺蓬里”钻出来，豪绅地主从“船舱里”冒出来。他们一个个张牙舞爪，凶相毕露。反动派知道，凡是与红军接触较多，特别是在生活和行动上帮助过红军的人，就都是红军播下的“种子”。他们更其知道，凡是留存下来的红军，即算人数不多，即算是伤病员，但终久就会象火山一样猛烈暴发，就会把反动派淹没于火海之中。因此，所有一切反动派，无不狂呼大叫：要惩办“私通红军”的罪犯，要斩尽杀绝留存下来的红军。面对反动派的血爪，有无数接济过红军，以及受过红军接济的百姓，无不受到严重打击。但是，善良的百姓，宁受皮肉之苦，也绝不讲红军半个“不”字，更不向反动派吐露半点关于红军去留的情况。至于被迫留存下来的红军伤病员，则一个个都是头可断，血可流，绝不向反动派屈服，充分显示了我红军威武不屈的英雄气魄。

托口镇王冬生，做豆腐生意。红军买了豆腐，吃了豆浆，付给他一些稻谷作价款。卖豆腐有什么罪呢？卖了豆腐收取价款有什么罪呢？但是，反动派硬把王作为“勾通红军”的罪犯，抓到三府馆（会馆），用枪托子打，用脚踢，打得遍体鳞

伤。接连折磨三天三夜，直把全部稻谷交出才放了人。托口镇杨兴怀，红军用稻谷换了他一只手电，一双胶鞋，劣绅粟衡云同样以“勾通红军”为词，派枪兵把李抓去，关在托口祠堂。另一个劣绅李少希帮腔大骂：“你想发洋财，要关死你！”李所得价款谷全部被抄去，仍不罢休，硬说要“罚款三百元”。李兴怀三元也交不出，关三天三夜才放出。托口镇禹金熬从红军手上买两担谷。豪绅强迫退了谷，但价款分文不退，而且还趁火打劫掳走一床棉絮。更有被整得妻离子散的。原神场黄从清，红军入境前，有个红军化装为讨米的，黄留他餐宿，并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些情况。红军大队伍来到时，这个化装讨米的红军又来到黄家，说出真情，并送给黄一床棉絮，一件长袍，表示感谢。红军去了，豪绅张泽山把黄的父亲黄长富抓到地母庙，关了十多天，拿走了红军送的全部东西，再逼着借两块光洋，办一桌酒席，磕头作揖才放了人。事已至此，总该了结了吧？不然。反动派硬说“私通红军”全是黄的妻子所为，强制不准黄妻留在原神场，令其立即改嫁。这样，黄妻含泪饮恨离开了原神场。反动派一步紧似一步，紧接着又把黄的房屋“没收归公”。害得黄无处安身，逃到南竹山，草草搭个茅棚，开荒度日。

以上是百姓受到迫害的情况，而对于红军伤病员，手段就更为毒辣了。反动派为了追捕红军伤病员，采取层层设关立卡，又搜山，又查户。他们对手无寸铁的伤病员，归总起来就是一个字：“杀！”沅河镇园团村铲共义勇队成员、地主分子杨万善供认不讳：“对红军宁可错杀三千，决不放走一个！”园团村富农分子杨万兴交待，说乡长张重安有命令：“捉住红军，不要送到乡公所增加麻烦！”言下之意：就地处决，格杀勿论。沅河镇富农分子杨宗荣供认：“恨不得一刀砍掉红军的

脑壳！”就这样，一个个红军伤病员遇害了。江市镇竹滩村，一个掉队红军，双脚浮肿，步履蹒跚，行动极其困难。当他行到大田垅张缺子家吃早饭时，铲共义勇队暴徒朱正明等四人，突然闯进门来。面对手无寸铁的红军，你推我拉，强行将他推出门外。红军有病，自知已无法逃脱魔掌。但他仍念念不忘红军的纪律，奋然推开四双魔爪，从容掏出一百钱（铜板）交付张缺子，说：“这是饭钱！”四名暴徒把红军推到店机盘，捆绑在一棵树上。在团总朱应山的指示下，红军被杀害。人们特别记得：原神场，时值严冬，朔风凛冽，在一派杀气腾腾的气氛中，凶残的反动派，将两名红军上衣脱光，绳捆索绑。我英勇无畏的红军，视死如归，昂首阔步，从容穿街而过。小鸟在枝头哀鸣，人们在掩袖哭泣。就这样，两名红军被押解到磨石溪，惨遭杀害。

凄凄风雨日月寒，烈士热血洒山河。几天之内，惨遭杀害的红军伤病员达十七人之多，另病亡一人，共十八人。详如下表：

被害人数	被杀害地址	凶手姓名	杀害手段
2	沅河磨石溪	蒋发月、杨义珍	刀　　砍
1	沅河中码头	张华玉	沉　　河
3	沅河祠堂边	张华玉、张仁心	沉　　河
1	沅河大坡茨树脚	杨万善、杨仁高	柴刀砍、沉河
1	沅河园团红岩脚	张蛮子、蒋自信	梭标杀、沉河
1	沅河牛背坡	邹圣福等五人	柴 刀 杀
1	沅河下码头	李麒麟棍子	刺 刀 杀

被害人数	被杀害地址	凶手姓名	杀害手段
1	江市荆竹斜水塘	杨开初、窦枯力	刀　砍
1	江市龙尾	（待查）	刀　砍
1	江市竹滩店机盘	周正元、朱正明等4人	刀　砍
1	江市荆竹猪石洞	冯吉川等4人	柴刀砍
1	江市板栗湾	（待查）	刀　砍
1	江市老团铜锣洲	杨志才、窦顺礼	火　枪
1	江市荆竹塘坳	杨仁泽、王冬信	柴刀砍
附：1	沅河竹家溪		病　故

查看上表，遇害的十七名红军，反动派没有用过一粒子弹。其中，一人为火枪杀，十二人为柴刀、刺刀、梭标杀（内二人推入河中，一边溺水，一边投以大刀、柴刀），四人系沉入河中。人们说，反动派竟连一粒子弹也舍不得。不，不用子弹，那正是反动派凶恶本性的暴露。他们出自对红军、对人民的刻骨仇恨，因而也就决定了必然要采取最野蛮、最残酷的手段。当然，人们如果仅从“刀砍”、“沉河”这一类词语中，也还是不足以完全看清反动派狠毒的面目。看内情，看现场，可憎可恶的反动派，居然置红军于“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”的地步，那真是令人不忍听闻的情景。且看：反动分子冯吉川等在荆竹追扑一名红军，追到猪石洞。因为这个红军有病，已经精疲力竭。当凶残的冯吉川快要接近他时，他怒目圆睁；而冯吉川则如狼似虎，嗖地飞出一把杀猪刀。随着，冯吉川、冯美

、杨友昌、杨楚开等人一拥而上，推倒这个红军。可恶章的是，他们并不即时置这名红军于死地，而是先用柴刀砍断他的双手，折磨再折磨，然后才迟迟用大刀杀害。在磨石溪遇难的两名红军，情况就更为凄惨了。凶如豺狼的铲共义勇队成员蒋发月、杨义珍，对准两名红军，一阵乱刀。可恶可鄙的是，刀刀不着要害。人们哽咽着诉说：造孽啊！红军肚肠外流，双目不瞑，几天还不能落气。……

七、烈士墓

旭日东升，万里晴空。全国解放，黔阳解放，人民当家作主了。人民怀念红军，人民缅怀烈士。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人们踏遍山山水水，到处寻找被害红军的遗骨。但是，日长月久，山河多变迁，遗骨在何处呢？一次再一次，几经努力，最后也仅仅找到四具而已。人们分别在江市、原神场、堰桥建起了三座烈士墓(塔)。江市烈士塔的石刻碑文明白无误地记述着："有七位红军战士被土豪劣绅残害而光荣牺牲"。人们把凝聚在心中最深处、最忠实的语言刻记在石碑上："对烈士致以沉痛的悼念！"原神场烈士墓的石刻碑文，人们是那么沉痛而又亲切地称颂烈士："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；革命先烈，永垂不朽！"清明佳节，阳光灿烂；重阳九月，天高气爽，人们纷纷上墓。人们含着热泪默默向烈士诉说：人民胜利了，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！庆祖国之升平，更有三五孩童，以及渔夫、樵子，他们不时来到墓地，或咿咿嬉耍，或当空高歌。人们仿佛见到：烈士们威武挺立，烈士们频频欢笑。人们永远缅怀烈士：可爱的烈士，安息吧；尊敬的烈士，永垂不朽！

黔城“三·二五”劫难记

冯济飞

劫难之前

一九四八年，我在中方中心学校教书，校址在竹田（原属黔阳，今属怀化），离学校十多丈地，就是潘壮飞的住宅。当他从南京开完“国大”回来的时候，我很想听他谈谈“国大”情况。他不认识我，我又如何启齿呢？一天，杨僧、李景时在他家作客。我认识杨、李，因为我是青年党员，他俩是黔阳青年党的组织人。经杨僧、李景时的介绍，我认识了潘壮飞。潘壮飞生于中方，长于常德，个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沉默寡言，心狠手辣。从此，我经常找他聊天，有时还陪他打麻将。在闲谈中，他常常牢骚满腹。因为论资格，他是贵州“讲武堂”毕业；从戎于唐生智部，深受唐器重，从排长飞腾到团长。后来唐生智倒蒋失败，潘被削职为民，赋闲无事。他在官僚、仕绅中交际较广，在黔阳颇有“名气”。一九四七年竞选国大代表，得票最多。但竞选对手施昌璧系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，得到上面支持，硬说自己是“钦定”代表，和潘争相出席南京国大会议，一度闹得乌烟瘴气。不久，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，武汉告急，国民党军队无暇后顾，地方糜烂，湘西发生了震惊遐迩的“三·二”事变，匪盗越来越猖獗。这时，潘壮飞决意东山再起，曾几度去芷江拜访帮会“楚汉宫龙头大爷”杨

永清，从而取得了“楚汉宫龙头”的副职。从此后，他得意忘形，接连在芷江、黔阳、麻阳、怀化四县，包括原黔阳的中方、桐木、红岩、岩垅；芷江的萝卜田、罗旧、公坪；怀化的榆树湾、黄岩；麻阳的高村、水碗口、清水等地“开堂放标”，收集绿林强盗，招兵买马、聚草屯粮，企图待机举事。

竹田会议

一九四九年三月初，匪风四起，人心不安，学校濒于瘫痪状态。这时，接连有人来竹田拜会潘壮飞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竹田中心小学就是招待所，又是会议厅。一天，在潘壮飞的邀约下，李景时、姚宪武、杨僧、曾炳臣、彭玉山、彭跃、丁忠、彭仁基（灵鸡公）、曾庆元（曾西胡子），尹平（尹癞子）、龚云亭、黄直三、张德九、高必浩、潘盛周、潘少白、潘存泽等三十余人，在学校办公室开会，我也在场。会议开始，潘壮飞说：“现在局势紧张，人心混乱，辰溪张玉琳把兵工厂打烂，搞得无数枪支弹药；还有麻阳龙飞天，晃县姚大榜，都拥有大量人枪，闹得很凶，我们不能坐而观之，也应当招兵买马，聚蓄势力。这样，既可以阻击共军进军湘西，至少也可以独霸一方，占据地盘，到后来象老帅（指帮会头子杨永清）那样，政府是会买账的（意思是国民党政府招安封官）。”杨僧当即表示同意，并主张马上行事；曾炳臣等不少人也表示赞成。会上一致推举潘壮飞任总指挥，以下辖师。同时确定：姚宪武拟订全盘行动计划，李景时起草组织纲领，黄直三负责联络函电；我也毛遂自荐，愿意撰写文件。至于番号命名，有的主张把招牌挂大些，用“倒蒋”或“反共”的口气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